

日
書
上
經

上
卷

B222.1
1-2

86323



五經
上卷



詩	書	周	孟	論	中	大
經	經	易	子	語	庸	學

北京古籍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6 号

四书五经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六号)

邮政编码 · 一〇〇〇一一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大三十二开 五〇·五印张

一九九三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肆拾壹元伍角

印数：1—2000

ISBN 7-5300-0077-2/K · 36

朱熹注

大學章句集注

2606/17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灋。婦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倪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觀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則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

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定向。靜。謂心不放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以止。志有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此知止為始。能得為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人皆以明明德。於天下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則明德之事也。齊。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其身也。齊。自天子以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兩節。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克。能也。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引書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康誥曰作新民。言振起其自新之民。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緡。小雅。緡蠻。鳥聲。丘隅。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緡。緡也。熙。光明也。敬。止也。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緡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緡。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上行下效。撓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亦不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好。樂音洛。只音紙。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謬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與戮同。○詩。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詩云。殷之未喪師。克不能絜矩。而好惡殉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詩云。王篇。峻。詩作駿。易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也。引詩而能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承上文不益。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實。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誠一之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為屏。古字通
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言
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急。未詳孰是。遠去聲。○若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
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
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泰以失之。君子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
加切。蓋至此而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恒。胡
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
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平務本而節用。非必外
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未
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
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當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善之此句上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絮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朱熹注

中庸章句集注

